

我所知道的 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手迹

我和非洲访问了将近两个月，前几天

才回到北京，国际斗争如此激烈，但

国内一样是一派大好形势，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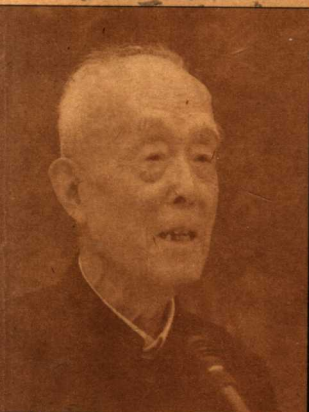
收获

北京

山东

是

马景瑞 著



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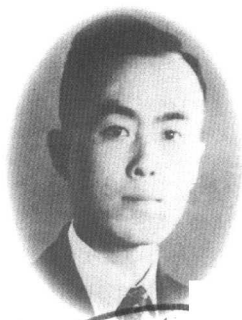
山东

马景瑞

山东教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季羡林先生

马景瑞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季羨林先生 / 马景瑞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5

ISBN 7-80603-738-1

I. 我... II. 马... III. 季羨林 — 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9110 号

责任编辑 曹凌志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2053182(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40 × 203 毫米

6 印张 70 幅图 9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王克玉

我很少担当写“序”的角色，一般催促几次也不答应。但是这次我却很快答应，而且高兴地答应下来。

首先，因为我对马景瑞同志比较熟悉。早在中学时期彼此就了解，可说是比较要好。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那时感情是真实的，生活是幸福的。在走向工作岗位后，也不断联系，时有往来。只是彼此在走向领导岗位后才联系渐少，好几年也不往来一次。但对景瑞同志在学业上刻苦钻研、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工作上积极努力、吃苦耐劳的表现，在待人上热情、诚恳的态度，我还是赞许的，一直没有忘怀，而且还从中受到不少启发。这次之所以能答应为其写“序”，也许就是这点老印象、老感情在起着作用吧。

其实，能答应写“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对季羨林老先生仰慕已久。这可追溯到六十年代初，当看到季老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优美的散

文，并从景瑞那里知道季老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又是我们家乡一带的人，我从内心深处就埋下了敬仰季老的种子。其间不断听到季老的一些消息，使这敬仰的种子不断发芽。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登门拜访季老、接到季老赠给我的墨宝，特别是我在聊城接待季老、读过签名赠给我的几本书后，使我更加了解、敬仰季老，简直达到高山仰止的程度。不是吗？当听到他那熟悉的乡音，看到他朴素的着装，闻到他崇高的威望，读到他博大精深的文章，特别是见到他年纪这么大还保持着健壮的身体、清醒的头脑，而且还一直勤奋忘我地搞学问等等，我真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因此，我深深感到，能够为专门写季老的书写“序言”，是一件无尚荣幸的事情。

所以，马景瑞把《我所知道的季羡林先生》书稿交给我的当天，我一口气逐篇读完，而且越读越愿意读。第二天景瑞电话问我，我说：“你早就应当写了，现在写的还不错，给人很多启迪。”这是真的。作者怀着浓烈的激情，把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浓缩在几十篇文章里，让我们更多地实实在在地看到季老这位大学问家晚年与家乡打交道的种种情况。书中对季老那种悠悠故乡情的真切表现，诸如为家乡修路、办学、建图书馆，还有修塔、为县志

写四千字的序言等等，这真是让我们赞叹不已。这充分体现了季老爱国必须爱家乡的光辉的思想，也充分展示了季老那宽阔的胸怀和吃苦耐劳、不摆架子的高贵品质。更使我从内心里深为感动的，书中记载了季老说过的关于老年生活的一些话，诸如季老说到：“我写的一些东西，大多数是在六十岁以后搞出来的。”“如果非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的思考问题。”“我们现在有些人……都是懒虫、懒蛋，把大好光阴都浪费掉了。”不知怎的，这些话我越读越觉得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浑身有力量，深深认识到这些话实在，有刺激性。我经常问自己，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老同志好好想一想并付诸实践吗？的确，季老平凡而伟大，季老是我们的国宝，季老在影响、带动、教育着我们一批人——包括年轻人和我们这些已过六十岁的老同志。有一位先生说：季老是一部“教科书”。从读马景瑞同志的这些回忆文章，也能悟出这个道理。好了，就此止笔，还是盼望都来读读这本书吧。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于济南

目录

序

001

忘年之交 ————— 001

一个“设想” ————— 009

为《临清市志》写序 ————— 012

故乡情结 ————— 016

季老与临清宝塔 ————— 022

教育奖励基金 ————— 027

“为他人作嫁衣裳” ————— 032

创建“季羨林先生资料馆” ————— 036

“规矩” ————— 042

为故乡修路 ————— 046

从季老墨宝说起 ————— 049

题赠我的书 ————— 053

一块蓝色卡其布 ————— 059

“两个长处” ————— 063

悠悠故乡情 ————— 069

五次回故乡 ————— 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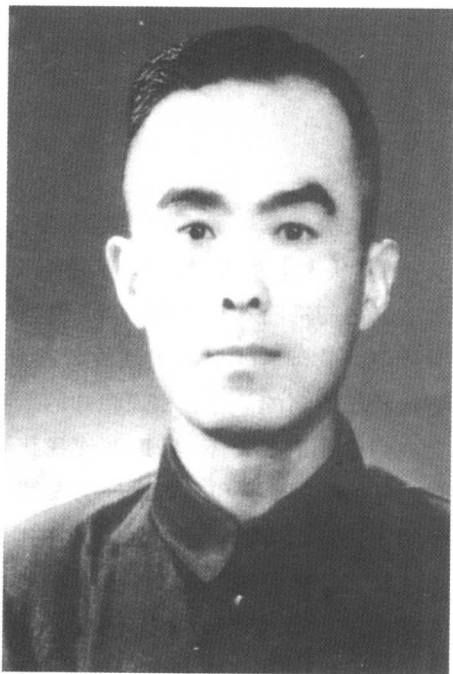
写作多在“三上”	095
名人谈季老	099
季老的小朋友	103
祝寿	107
大德必得其寿	112
情深红枣	118
临清牛肉干	122
家乡过大寿	125
关爱故乡小学	138
季老与清渊诗社	145
乳名及其他	151
季老与书法	159
“冲刺”	165
严于剖析自己	170
乡情	175

179
后记
再版后记
181

忘年之交

我和季老是一个村的，但比季老小二十九岁。从年龄，从人生阅历，特别是从道德文章上来说，我和季老之间都隔着长长的距离。也许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吧，我却有幸亲近了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更让我想不到的，随着相识相知的不断加深，季老会成为给我诸多关怀、帮助并使我获益匪浅的师长和忘年的朋友。我和季老之间的友情，如果从1956年第一次通信算起，已有四十五个年头了。

其实，早在通信之前，我对季老心仪已久。还是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就常对我说起季老：“咱村季羨林，小时家里很穷，后来到济南跟他九叔上学，很用功，考上了清华大学，还到外国留过‘洋’哩。你也要好好念书啊！”当时村里连个中学生都没有，一听说在外边的有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后来还成了“留洋生”，心里肃然起敬，十分仰慕。可打听“季羨林现在在什么地方”，都说“闹不清楚，只在他母亲死时见过一面，高高的个子，白



⊙ 1949年，先生在北京大学留影。

白净净，说话很文静”。从此，我脑海里就不断涌现出“季羨林”的形象。我家的田地都在村南边，下地帮助干活，季老的故居是必经之地。每次路过季老故居，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看上几眼。看上几眼，我心里就油然而产生一种崇敬之情，念书的劲头也更大了。

1956年我念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在学校阅览室里读报刊，从一本《中国青年》月刊上，惊喜地发现一篇署名“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季羨林”的文章《大学的青春》。我猜想，这一定是我们村那个“留洋”回来的季羨林，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时信里写了些什么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发出信以后几天里，自己总是惴惴不安，担心一个“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不会给一个初中学生冒然写的信回复。谁知先生在很短的时间就给我回了信，心中那一份欣喜真是不可名状。现在我设想：如果当时先生不给我回信，也许我就没有勇气再给他写第二封信了，当然以后的若干次通信也就不会有了。从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我给先生写了多少封信，记不准确了，大概总有七八封吧，只记得先生几乎是每信必复，这是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激的，内心深处更加敬重先生了。可惜这期间先生给我的来信，现在都找不见了。当时，我的全家都在农村，家里又穷，连一张带抽屉的书桌都没有；妻子又不认字，我仅有的几本书和先生的来信都不知去向了。现在想来，懊悔莫及！但有一封信，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60年代初期，我写信告诉先生，我和村里的另外三位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先生很快回了信。他在信中说，在他念书的那个年代，他是我们村惟一的大学生。现在，村里出了四位大学生，他感到很高兴。他希望我们抓住这个机

会，刻苦学习，将来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在这封来信中，先生还让我“代问严薇青先生好”。当时严薇青先生是我就读的山东师院中文系主任。我把先生的信给严先生看，他很高兴，对我说：“季先生是大学问家，是咱山东的骄傲。”十年浩劫中，我没有给先生写过一封信，其原因，当然并不是怕自己“引火烧身”，因为那时节我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算是“革命小将”；我担心的是，会给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虽然不清楚当

◎ 2001年4月1日，先生在北京大学寓所楼前。（后立者为先生助手李玉洁女士，左为临清博物馆馆长马鲁奎，右为作者。）



时先生遭受了像他在《牛棚杂忆》中记述的那么深重的磨难，但知道一个老知识分子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肯定是“在劫难逃”的，起码也要挨“革命小将”的“大批判”。我保存的季老的信，最早的一封是他1974年元旦写来的，最晚的一封是1998年4月写给我的，数一数，已有17封之多了。

1973年8月，季老第一次回故乡时，问村里的干部：“咱村里有一名叫马景瑞的，现在在哪里工作？他是咱村和我通信的第一人。”村里干部派人把我叫回家。第一次见到季老，我很激动，也很拘谨，原来在回村的路上想好的要对季老说的一肚子话，要向季老请教的一连串的问题，竟不知从何说起。季老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主动问起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还问我有什么业余爱好。季老亲切的谈话、随和的举止，让我这个无名小卒觉得同他的距离大大地缩小了。以后，季老每次回故乡来，我都陪侍左右，并写了五篇短文专门记述。从1987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还经常到北大去拜见季老，少则一年一次，多则一年三次。有的是因临清公事求助季老，有的是专门去给季老祝寿，还有的是出差到北京，抽时间去看望季老。每次见面，季老或向我打听一些家乡的事情，或谈论一些自己的往事，或回答一些我请教的问题，我聆听左右，如坐春风，潜移默化，获益颇多。

季老对我是非常关心的。当我还在临清一中教书的时候，季老经常应我的请求寄来一些书籍和北大学报；当我面对工作变动感到困惑时，季老总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给我多方面的指教；当我转入临清人大工作时，季老又再三勉励我：“现在工作轻闲了，要静下心来，看点书，写点东西。”季老知道我爱读他写的散文，每当有新的著作问世，他总要题赠给我一本。到今天，我



◎ 2001年8月6日，临清各界人士庆祝先生九十华诞。

已珍藏了季老的著作近二十本了。季老还经常向到北大看望他的临清人打听我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今年4月1日，我到北大去看望季老，一见面，他就说：“听说你的毛笔字练得不错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使我深受感动。在场的李玉洁女士对我说：“马先生有一年时间没来了吧？前几天，季先生还念叨你哩。”我听了，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心里想，像我这样一个平庸之辈，何以值得季老这样关怀备至呢？

季老对我是信任的。1976年10月3日季老来信告诉我，他想为故乡官庄建立一个有几千册书籍的图书室，还想在卫生医药方面出点力，最后问我：“这种想法是不是不切实际？如果你认为还切合实际的话，应如何进行？都请你告诉我。我觉得，我对你了解，因此我才这样做。”后来季老本家与邻居因建房占地发生了一点纠纷，季老在1986年9月9日的来信中，首先告诉我解决纠纷应掌握的几条原则，然后说：“你是一个正派人，为了我们的团结和睦，希望你能发表一点公正的意见。”1992年季老为故乡官庄小学争取到德国友人的一笔捐助，他在8月10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能你的过问和监督下，由支书和小学校长具体考虑，此钱究竟用在何处？”面对季老的信任，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惟恐辜负了他的重托。

如果我在德高望重的季老面前自称是“朋友”，在别人看来，也许未免有点不自量力，可季老却一直把我当作他的朋友看待。从我诚惶诚恐地给季老写第一封信，到季老对我的去信每封必复，再到季老主动给我写信，委托我过问一些事情；从我第一次与季老见面的拘谨，到比较放松地与之晤谈，再到季老挂念我，经常打听我的情况；从季老写信和题赠著作时对我的称谓由“景瑞同志”、“景瑞”到“景瑞兄”，再到“景瑞弟”、“景瑞老弟”的变化中，我自己是深深感受到，季老没有半点大学者的架子，更不讲什么论资排辈，他是真心真意地把我当作他的朋友对待了。1992年5月，我到北大去看望季老，季老微笑着对我说：“景瑞，咱俩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了。”

季老在国内国外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我作为一名小老乡，也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这是我时常引以自豪的一件幸事。

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我思想上也有了一种无形的动力和压力。多年来，我不敢忘记自己是季老的老乡和朋友，工作中，虽然碌碌无大作为，但自觉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而且时常自警自省，生怕有什么过错，影响季老的声誉。

2001年4月5日

一个“设想”

从1974年起，季老开始为故乡官庄小学孩子们购置邮寄书籍，想以此来提高家乡人民的文化素质；但是由于村干部的重视不够，小学的管理不善等，书籍丢失不少。他也曾捐款给故乡的卫生室，想以此减轻家乡人民的病苦和负担，但是并没有“专款专用”。面对这种情况，季老曾有所失望，但并没有灰心。长久以来，他脑海里一直在思考着下面这个问题：用什么办法才能帮助家乡尽快富裕起来？1976年10月，季老在写给我的信中，谈了自己的一个设想。现在我把季老来信的全文抄录如下：

景瑞：

前函谅已收到。

我寄给你一本北大学报，有几篇文章对你也许有些用处。

好久以来，我就想同你谈一个问题。我在几年前考虑到为我们的故乡官庄做一点